



明初滇工雕漆工藝

■ 嵇若昕

元末嘉興西塘雕漆器甚受日本、琉球等國喜愛；¹明初來自雲南的漆織工匠「佈滿內府」。明成祖登基後（永樂朝，1403-1424）看到鄰國進獻的元末西塘名工雕漆作品，喜愛之餘，於內廷引進西塘漆藝。雖然如此，雲南雕漆業之製作未曾停歇。嘉靖（1522-1566）以後，內廷再度檢選滇工入京服務。因此，吾人對於明早期西塘與明晚期雲南雕漆工藝之差異早已耳熟能詳。但是，因為缺乏實例，對於明初「滇工」的雕漆工藝卻較不熟稔，本文擬藉明初魯荒王朱檀墓中出土的剔黃筆管，試析之。



圖1 明 嘉靖 剔彩龍鳳紋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明代初年漆藝「滇工」佈滿內府

關心明代漆織工藝者多熟悉晚明士子沈德符（1578-1642）在其傳世名著——《萬曆野獲編》中對於元末明初內廷漆織工匠的記載：

今雕漆什物，最重宋剔，其次則本朝永樂、宣德間（1403-1435）所謂果園廠者，其價幾與宋埒；間有漆光暗而刻文拙者，眾口賤之，謂為舊雲南，其值不過十之一二耳。一日，偶與諸骨董家談及剔紅香盒，俱津津執是說，辨難蠱起。予曰：「總之皆雲南也。唐之中世，大理國破成都，盡擄百工以去，由是雲南漆織諸技甲於天下。唐末復通中國，至南漢劉氏與通婚姻，始漸得滇物。元時下大理，選其工匠最高者入禁中；至我國初收為郡縣，滇工佈滿內府，今御用監、供用

庫諸役皆其子孫也。其後漸以消滅，嘉靖間又敕雲南揀選送京應用，若得舊雲南，又加果園廠數倍矣。」諸古董默不能對。²

將近半個世紀前，前輩學人索予明先生即已依據文獻與雕漆實物（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臺北故宮」〕藏品為主），細細闡述宋、元、明的雕漆工藝風格是「藏鋒清楚，隱起圓滑，織細精緻」；即使嘉靖朝以後的民間雕漆藝術工藝依然如是。但是自從嘉靖年間開始再度遠自雲南引進漆工，內廷雕漆工藝風格遂轉為當地風格，雕工雖依然細膩，但是刀不藏鋒，刻工深峻，稜角畢露。³

關於雲南雕漆工藝風格，在晚明文人筆記中曾一再描述，例如劉侗（1593-1636）、于奕正（1597-1636）等同撰的《帝京景物略》卷四〈城隍廟市四〉中曾指出：「雲南雕法雖細，



圖2 明 隆慶 剔彩雲龍紋梅花式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 明 萬曆 剔紅雙龍戲珠紋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用漆不堅，刀不藏鋒，稜不磨熟矣！」明遺民方以智（1611-1671）在其初稿完成於明亡前一年（1643）的《物理小識》卷八中，也認同雲南漆工所做雕漆的特色是「刀不藏鋒，稜未磨也」！

在實物方面，索予明先生撰文當下僅能依據傳世嘉靖、隆慶（1567-1572）與萬曆（1573-1620）款雕漆器（臺北故宮所藏嘉靖款〈剔彩龍鳳紋盒〉（圖1）、隆慶款〈剔彩雲龍紋梅花式盒〉（圖2）和萬曆款〈剔紅雙龍戲珠紋盤〉（圖3））論述雲南雕漆工藝。如今由於明代洪武年間（1368-1398）的魯荒王朱檀墓中文物的修復、整理與發表，使得吾人能略窺元末明初內廷「滇工」的「雲南雕法」於一二。

朱檀墓中的漆器

依據史書和朱檀薨逝後朝廷所封戈妃（朱檀生前為其侍妾）的墓誌載，朱檀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子，洪武三年二月丁丑（1370年3月15日）生，出生兩個月就受封為魯王，十五歲（洪武十八年，1385）時就藩，四年後（洪武二十二年，1389）便薨逝了。雖然僅是庶出的皇子，但是朱檀生母郭寧妃嫁與朱元璋為妾後一直隨侍左右，高皇后逝世後還由她掌管六宮，可見深受明太祖寵信。朱檀生前雅好文學，善撰詩詞，他的墓中出土的宋元兩代字畫——南宋院畫〈秋葵蛺蝶圖卷〉和宋末元初大畫家錢選的〈白蓮圖卷〉都鈐蓋了「司印」半印，應是皇父明太祖朱元璋所賜。又因為朱檀是明代第一位薨逝的就藩親王，他的葬禮規制成為明代親王葬制的基礎，所以墓中與親王葬制有關的儀仗、漆質實用器和明器或亦為內廷漆工製品。

由於朱檀墓考古發掘工作乃在四十多年前



圖4-1 明初 朱漆鎏金雲龍紋箱 通高60，邊長58公分 明朱檀墓出土
作者攝於2017年8月27日

的社會大浩劫中進行，出土漆器亦曾委託當時北京故宮博物院的修復人員處理，吾人近日方能得見這批明代「國初」漆器實物。

朱檀墓中出土的漆器除了朱漆桌案與朱漆陳設模型等器外，尚有三件鎏金器、一套三件式瀝粉貼金雲龍紋套匣和一件剔黃筆管甚受矚目。其中，剔黃筆管是目前所知唯一一件明代「國初」雕漆器。

三件式瀝粉貼金雲龍紋套匣原本置於一件朱漆高蹺頭供桌上，後者可能陳設於墓室的前室偏後。這三件式套匣除了外匣器外壁的雲龍紋金薄片尚清晰可見外，中匣與內匣的貼金已脫落，內匣外壁的瀝粉也僅留殘痕。關於瀝粉工藝由來久矣，最常用於建築壁面彩繪，盛唐以來就廣泛被採用，諸如：敦煌223窟的菩提樹幹、人物身上皆運用了瀝粉、貼金工藝，山西芮城元代永樂宮等寺院壁畫中也可見其遺跡，直至今日的宗教建築中仍使用不墜。⁴朱檀墓文物出土時，這套匣的內匣收貯一件木質「魯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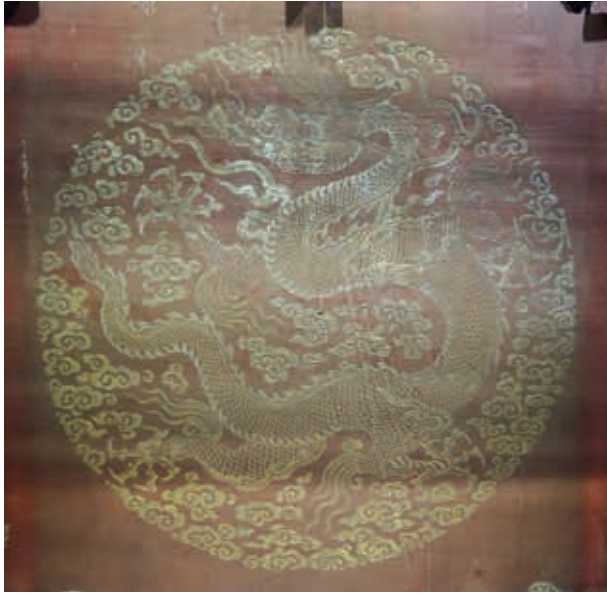


圖4-2 〈朱漆鎏金雲龍紋箱〉雲龍紋飾 作者攝於2017年8月27日



圖4-5 〈朱漆鎏金雲龍紋箱〉壘頂蓋側壁紋飾 作者攝於2017年8月27日



圖4-3 〈朱漆鎏金雲龍紋箱〉壘頂蓋之斜側面裂罅 作者攝於2017年8月27日



圖4-6 〈朱漆鎏金雲龍紋箱〉金屬配件之轉釦 作者攝於2017年8月27日



圖4-4 〈朱漆鎏金雲龍紋箱〉委角卷雲紋與金屬配件之吊扣 董宇攝於2018年6月25日



圖4-7 〈朱漆鎏金雲龍紋箱〉金屬配件之轉釦局部 董宇攝於2018年6月25日



圖4-8 〈朱漆鎔金雲龍紋箱〉金屬配件之拉手提樑 董宇攝於2018年6月25日



圖4-9 〈朱漆鎔金雲龍紋箱〉金屬配件之鐵環 董宇攝於2018年6月25日

之寶」璽印，印與匣應屬墓中明器，皆非實用器。

朱檀墓中所出土的三件鎔金漆器清理後狀況甚佳，有一件盞頂方箱（圖 4-1）和兩件附抽拉式蓋的長方匣，三器皆鎔飾填金雲龍紋（圖 4-2），在盞頂方箱的器外壁之裂璽處清晰可見布漆工序中所用的麻布。（圖 4-3）這三件鎔金漆器都是實用器，兩件長方匣為收貯玉圭的漆盒。這三件朱漆鎔金箱匣之雲龍紋飾繁複，盞頂方箱的四立面和蓋面飾鎔金委角方框，委角處飾頂部火焰狀卷雲紋（圖 4-4），盞頂蓋側壁斜坡面飾鎔金如意雲紋，側壁立面鎔飾如意卷雲紋。（圖 4-5）五爪雲龍紋和各式卷雲紋的紋飾細密端莊，鎔飾規整，一派皇家氣息，或出於內廷「漢工」之手。

鎔金雲龍紋盞頂箱的金屬配件有連接箱蓋的鐵環、吊釦、拉手提樑、轉釦與鎖鑰等，皆是鍍金工藝。鍍金（銀）工藝亦稱「減鐵」工藝，是在鐵質器上先依據紋飾所需鑿出凹槽，然後填嵌入金（銀）絲或金（銀）薄片，接著加熱燒研、錯磨。元代鍍金（銀）工藝盛行於西藏、蒙古等地，世祖忽必烈於中統四年（1263）即設置「減鐵局」，「掌造御用及諸宮邸繫腰」。

（《元史》卷九十，志四十，〈百官六〉）朱檀墓中出土的這件鎔金雲龍紋盞頂箱上的金屬配件則是洪武年間內廷鍍金工藝，所以被認為是至今所能見到「最早的一批明代鍍金作了」。⁵（圖 4-6～4-9）

朱檀墓中共出土四隻毛筆，除竹質筆管外，尚有漆質、玉質與象牙質者，皆附同質筆套，漆質剔黃筆管亦不例外。⁶（圖 5-1）剔黃筆管與筆套皆以竹為胎，通身髹塗黃漆，滿剔卷雲紋，筆管兩端飾回紋，筆頭除飾回紋外，尚剔刻纏枝花卉紋，筆套頂端剔飾六瓣花卉紋，器身一端亦剔飾纏枝花卉紋，另一端剔飾兩道弦紋，前述紋飾部位在黃漆上另髹飾金箔，但多已脫落。（圖 5-2）就如同前述鎔金雲龍紋箱匣般，這件剔黃筆管或也是目前所能見到最早的明代雕漆工藝製品，應於明代「國初」出於「漢工」之手，因此在明末時其價值已比永、宣時期的「果園廠（製品）數倍矣」！

朱檀墓中剔黃筆管的雕刻工藝

這件剔黃筆管紋飾的漆層厚約 1 公釐，楊伯達曾推估可能髹了約二十至三十道黃漆，並認為「比永樂時期剔紅漆層薄得多」。⁷楊伯達



圖5-1 明初 剔黃卷雲紋筆管（附剔黃卷雲紋筆套） 通長32.7，筆管長23.6，筆套長9.4，徑1.55公分 明末檀壘出土 作者攝於2017年8月27日



圖5-2 〈剔黃卷雲紋筆管（附筆套）〉局部 作者攝於2017年8月27日



圖6-1 明 永樂 剔紅錐把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所謂永樂時期的剔紅漆器，應是指稱傳世不在少數的永樂款剔紅漆器，其中也包括永樂款改為宣德款者。這類永樂款剔紅漆器，一般多接受是明成祖永樂年間果園廠的「廠器」（《帝京景物略》中用語，見下文）之一部份。

茲以臺北故宮所藏明永樂〈剔紅錐把瓶〉（闕三九五2 / 故漆 468）為例（圖 6-1），這件剔紅瓶圈足右側內緣細針上下豎刻「大明永樂年製」六字楷款；全器滿飾四季花卉，有牡丹、芍藥、菊花與梔子花，花葉繁茂，枝幹婉轉勁挺，一般對其訂年無疑義，索予明先生認



圖6-2 〈剔紅錐把瓶〉器腹局部



圖7-1 明 嘉靖 剔黃花卉龍鳳紋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為「顯然是張德剛一派風格的作品」，⁸也就是漆層最少三十六道。⁹細審其腹部紋飾，花葉生動自然，尤其花瓣起伏有致，栩栩如生；不論花葉與枝幹的邊緣皆曾經仔細打磨，轉角圓潤，

的確是「藏鋒清楚，隱起圓滑，纖細精緻」的典型。（圖6-2）再檢視臺北故宮所藏明嘉靖〈剔黃花卉龍鳳紋盤〉（闕九六二1 / 故漆477）（圖7-1），圈足內偏上方自右至左刀刻填金「大明



圖7-2 明 嘉靖 剔黃花卉龍鳳紋盤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嘉靖壬午年製」八字楷款，即嘉靖元年（1522）：盤內剔飾紅漆方格米字錦地紋，盤之內外壁皆剔飾花卉紋飾，器外壁飾一周纏枝四季花卉紋，器內壁四開光內飾纏枝花卉紋。龍鳳主紋首尾相接立於盤內，盤心正中剔飾火珠一；下方剔飾壽山福海，上方正中剔刻轉枝牡丹，其餘花卉錯落於龍鳳紋間。細審這件嘉靖初年的剔黃盤，紋飾正面打磨較仔細，轉入紋飾側面，則見剔刻不夠規整，圓潤不足；的確是「刀不藏鋒，稜未磨也」。（圖7-2）

稜未磨也」。（圖7-2）

若回觀朱檀墓中出土的這件剔黃筆管紋飾，其雲紋轉折方硬，稜角打磨簡率，紋飾側面剔刻不規整，卻也是「刀不藏鋒，稜不磨熟矣！」（圖8）

餘論：雲南雕漆貢品

依據沈德符的載錄，元代征服大理國後，將技藝最佳的漆工選入「禁中」，所指應是當



圖8 明初 剔黃卷雲紋筆管 局部紋飾 明朱檀墓出土 作者攝於2017年8月27日

時的大都皇城內，明代初期內廷承繼了元代「禁中」滇工。洪武十五年（1382）設雲南府，施行「改土歸流」政策，設郡縣，委由沐英鎮守，初期或仍自雲南檢選滇工，在南京與各藩國服務。明成祖登極之初即開始計畫將都城北遷，首先便改北平為北京，永樂四年（1406）開始著手營建北京宮殿；在永樂十九年（1421）正式遷都北京之前，明成祖曾在永樂七年（1409）三月至八年（1410）十月第一次巡狩北京；永樂十一年（1413）四月至十四年（1416）九月第二次巡狩北京；永樂十五年（1417）三月初三日第三度到達北京，直至十九年正月初一日正式遷都之日為止，永樂皇帝都未再返回南京。因為明成祖偏愛浙江嘉興西塘楊匯地區雕漆製品，遂延攬當地張德剛、包亮等名工執掌設於北京果園廠的雕漆器作坊。此時南京內府仍應有滇工服務其間，只是果園廠在嘉興漆工的領導下，改為製作嘉興雕漆風格的作品。宣德三年（1428）罷除南京諸司修作，設於北京果園廠的漆器作坊也正式成為內廷作坊。

雖然內廷改由來自嘉興的漆工領導、從事製作嘉興雕漆風格的器皿，但是雲南雕漆業仍繼續發展，至景泰、天順（1450-1457）年間，雲南大理仍有漆工「專工作此（指剔紅器皿）」，¹⁰而且內廷三不五時也發派雲南貢送雕漆器入京，以供奉皇室使用。明代前期寧波名宦應履平（1375-1453）於正統三年至八年（1438-1443）任職雲南左布政使時，即曾遇到內廷選派太監至滇「監造剔漆器皿」，以供「禁用」。¹¹

因此，雖然自從永樂皇帝青睞浙江嘉興西塘楊匯地區的雕漆製品，內廷作坊主做「藏鋒清楚，隱起圓滑，纖細精緻」的雕漆器皿，但是雲南雕漆業從未停歇，宣德年間（1426-1435）

果園廠的雕漆工藝有衰退現象，「廠器終不逮前」，¹²內廷需要雕漆器時，仍攤派、發給雲南製造後，貢送進京。此時往往交由太監監造，其所可能產生的弊端，想必不在少數。嘉靖以後，「滇工」再度進入內府服務，今日遂往往得見當時內廷以「雲南雕法」成做的雕漆器。

作者為本院登錄保存處退休研究員

註釋

- 1.（明）曹昭撰、（明）王佐補，《新增格古要論》（北京：中國書店景印，1987，據明萬曆年間刻本影印），卷8，頁1b-2a，「剔紅」條，曰：「元朝嘉興府西塘楊匯有張成、楊（按：應為「楊」）茂，剔紅最得名。……日本國、琉球國獨愛此物。」其乃王佐於景泰七年（1456）至天順三年（1459）間增補者。
- 2.（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收入《筆記小說大觀·十五編》（臺北：新興書局，1976，據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錢枋輯本），冊6，頁3839-3840，「雲南雕漆」條。
- 3.索予明，〈剔紅考〉，《中國漆工藝研究論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7），頁21-28；原文刊於《故宮季刊》，6卷3期（1972冬），頁11-60。
- 4.可參閱影片介紹：臺南府城翰明齋神明紙帽工作室，〈啟舜紙帽〉，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wh-_aZ2iDo（檢索日期：2018年5月31日）
- 5.楊伯達，〈明朱檀墓出土漆器補記〉，《文物》，1980年6期，頁71。
- 6.詳見拙文，〈記明代初期朱檀墓中的文房用具〉，《故宮文物月刊》，416期（2017.11），頁70-81。
- 7.同前註。
- 8.索予明，〈剔紅考〉，頁45。
- 9.（清）高士奇，《金鰲退食筆記》，收入《筆記四編》（臺北：廣文書局，1971，據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原刊本），卷下，頁95-97。
- 10.王佐於《新增格古要論》增補云：「今雲南大理府人專工作此。」見（明）曹昭撰，（明）王佐補，《新增格古要論》，卷8，〈剔紅〉，頁2a。
- 11.（明）張時微纂修，《寧波府志》（早稻田大學藏，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刊本），卷27，〈列傳二〉，「應履平」條，頁38a-b。
- 12.（明）劉侗、（明）于奕正，《帝京景物略》，收入《筆記小說大觀·十三編》（臺北：新興書局，1976，據明崇禎八年〔1635〕方逢年定本影印），冊6，卷4，〈城隍廟市四〉，頁3646。